

決定。現見於道引導次第，諸修行者，極應珍貴，故於此理，應當獲得堅固定解。

第二正取心要分三。^一於共下士道次修心。^二於共中士道次修心。^三於上士夫道次修心。初中分三。^一正修下士意樂。^二發此意樂之量。^三除遣此中邪執。初中分二。^一發生希求後世之心。^二依止後世安樂方便。初中分二。^一思惟此世不能久住憶念必死。^二思惟後世當生何趣二趣苦樂。初中分四。^一未修念死所有過患。^二修習勝利。^三當發何等念死之心。^四修念死理。今初

如是於其有暇身時，取心藏中有四顛倒，於諸無常執為常倒，即是第一損害之門。其中有二，謂粗及細，於其粗劣死無常中，分別不死是損害門。此復僅念今後邊際，定當有死，雖皆共有，然日中乃至臨終皆起是念，今日不死，今亦不死，其心終執不死方面。若不作意此執對治，被如是心之所蓋覆，便起久住現法之心。於此時中，謂須如是如是眾事，數數思惟，唯於現法，除苦引樂，所有方便，不生觀察後世，解脫一切智等大義之心，故不令起趣法之意。設有時趣聞思修等，然亦唯為現法利故，令所修善勢力微弱。復與惡行罪犯相屬而轉，故未糝雜惡趣因者，極為希貴。

設能緣慮後世而修，然不能遮後時漸修延緩懈怠，遂以睡眠昏沈雜言飲食等事，散

耗時日，故不能發廣大精勤，如理修行。

如是由希身命久住所欺誑故，遂於利養恭敬等上，起猛利貪。於此障礙，或疑作礙，起猛利瞋。於彼過患蒙昧愚癡，由利等故，引起猛利我慢嫉等諸大煩惱及隨煩惱，如瀑流轉。復由此故，於日日中漸令增長，諸有勝勢，能引惡趣猛利大苦，身語意攝十種惡行，無間隨近。謗正法等諸不善業，又令漸棄能治彼等，善妙宣說甘露正法，斷增上生及決定勝所有命根。遭死壞已，為諸惡業引導，令赴苦痛粗猛，炎燒非愛諸惡趣處，何有過此暴惡之門。四百論亦云：「若有三世主，自死無教者，彼若安然睡，豈有暴於此。」入行論亦云：「須棄一切走，我未如是知，為親非親故，作種種罪惡。」

第二修習之勝利者，謂若真起隨念死心，譬如決斷今明定死，則於正法稍知之士，由見親屬及財物等不可共往，多能任運遮彼貪愛，由施等門樂取堅實。如是若見為求利敬及名稱等世間法故，一切劬勞皆如扇揚諸空穀壳，全無心實，是欺誑處，便能遮止諸罪惡行。由其恆常殷重精進，修集皈依及淨戒等諸微妙業，遂於無堅身等諸事取勝堅實。由是自能昇勝妙位，亦能於此導諸眾生，更有何事義大於此。是故經以多喻讚美，大般涅槃經

云。「一切耕種之中。秋實第一。一切跡中。象跡第一。一切想中。無常死想是為第一。由是諸想能除三界一切貪欲。無明。我慢。」如是又以是能頓摧一切煩惱惡行大樞。是能轉趣頓辦一切勝妙大門。如是等喻而為讚美。集法句中亦云。「應達此身如瓦器。如是知法等陽燄。魔花刃劍於此折。能趣死王無見位。」又云。「如見衰老及病苦。並見心離而死亡。勇士能斷如牢家。世庸豈能遠離欲。」總之能修士夫義時。唯是得此殊勝暇身期中。我等多是久住惡趣。設有少時暫來善趣。亦多生於無暇之處。其中難獲修法之時。縱得一次堪修之身。然未如理修正法者。是由遇此且不死心。故心執取不死方面。是為一切衰損之門。其能治此憶念死者。即是一切圓滿之門。故不應執。此是無餘深法可修習者之所修持。及不應執。雖是應修。然是最初僅應略修。非是堪為恆所修持。應於初中後三須此之理。由其至心發起定解而正修習。

第三當發何等念死心者。若由堅著。諸親屬等增上力故。恐與彼離起怖畏者。乃是於道全未修習畏死之理。此中非是令發彼心。若爾者何。謂由惑業增上所受一切之身。皆定不能超出於死。故於彼事雖生怖懼。暫無能遮。為後當來世間義故。未能滅除諸惡趣因。未

能成辦增上生因。決定勝因。即便沒亡而應恐怖。若於此事思惟怖畏。則於此等有可修作。能令臨終無所怖畏。若未成辦如是諸義。總之不能脫離生死。特當墮落諸惡趣故。深生畏懼。臨終悔惱。本生論云。「雖勵不能住。何事不可醫。能作諸怖畏。其中有何益。如是若觀世法性。諸人作罪當憂悔。又未善作諸妙業。恐於後法起諸苦。臨終畏懼而蒙昧。若何能令我意悔。我未憶作如是事。復善修作白淨業。安住正法誰畏死。」四百論中亦云。「思念我必死。若誰有決定。此棄怖畏故。豈畏於死主。」故若數數思惟無常。念身受用定當速離。則能遮遣。希望不離彼等愛著。由離此等所引憂惱增上力故。怖畏死沒皆不得生。

第四如何修念死者。謂應由於三種根本。九種因相。三種決斷門中修習。此中有三。一思決定死。二思惟死無定期。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。餘皆無益。

初中分三。思惟死主決定當來。此復無緣能令卻退者。謂任受生何等之身。定皆有死。無常集云。「若佛若獨覺。若諸佛聲聞。尚須捨此身。何況諸庸夫。」任任何境。其死定至者。即彼中云。「住於何處死不入。如是方所定非有。空中非有海中無。亦非可住諸山間。」前後時中諸有情類。終為死摧等無差別。即如彼云。「盡其已生及當生。悉捨此身而他往。智

者達此悉滅壞。當住正法決定行。」於其死主逃不能脫。非以咒等而能退止。如教授勝光大王經云。「譬如若有四大山王。堅硬隱固成就堅實。不壞不裂無諸隕損。至極堅強純一寶密。觸天磨地從四方來。研磨一切草木本幹及諸枝葉。並研一切有情有命諸有生者。非是速走易得逃脫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卻。大王。如是此四極大怖畏來時。亦非於此速走能逃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卻。何等為四。謂老病死衰。大王。老壞強壯。病壞無疾。衰壞一切圓滿豐饒。死壞命根。從此等中。非是速走易得逃脫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靜息。」迦摩巴云。「現須畏死。臨終則須無所恐懼。我等反此。現在無畏。至臨終時。用爪抓胸。」

思惟壽無可添。無間有滅者。如入胎經云。「若於現在善能守護。長至百年或暫存活。」極久邊際僅有爾許。縱能至彼。然其中間壽盡極速。謂月盡其年。日盡其月。其日亦為晝夜盡銷。此等復為上午等時而漸銷盡。故其壽命總量短少。此復現見多已先盡。所餘壽量。雖剎那許亦無可添。然其損滅。則遍晝夜無間有故。入行論云。「晝夜無暫停。此壽恆損滅。亦無餘可添。我何能不死。」此復應從眾多喻門。而正思惟。謂如織布。雖織一次僅去一

縷。然能速疾完畢所織。為宰殺故。如牽所殺羊等步步移時。漸近於死。又如江河猛急奔流。或如險岩垂注瀑布。如是壽量。亦當速盡。又如牧童持杖驅逐。令諸畜類。無自主力而赴其所。其老病等。亦令無自在引至死前。此諸道理。應由多門而勤修習。如集法句云。「譬如舒經織。隨所入緯線。速窮緯邊際。諸人命亦爾。如諸定被殺。隨其步步行。速至殺者前。諸人命亦爾。猶如瀑流水。流去無能返。如是人壽去。亦定不回還。艱勞及短促。此復有諸苦。唯速疾壞滅。如以杖畫水。如牧執杖驅。諸畜還其處。如是以老病。催人到死前。」如傳說大覺嚙行至水岸。謂「水淅淅流。此於修無常極為便利。」說已而修。大遊戲經亦以多喻宣說。「三有無常如秋雲。眾生生死等觀戲。眾生壽行如空電。猶崖瀑布速疾行。」又如說云。「若有略能向內思者。一切外物。無一不為顯示無常。」故於眾事皆應例思。若數數思能引定解。若略思惟。便言不生。實無利益。如迦摩巴云。「說思已未生。汝何時思。晝日散逸。夜則昏睡。莫說妄語。」非但壽邊為死所壞。而趣他世。即於中間行住臥三。隨作何事。全無不減壽量之時。首從入胎。即無剎那而能安住。唯是趣向他世而行。故於中間生存之際。悉被老病使者所牽。唯為死故導令前行。故不應計於存活際。不趣後世安住歡喜。譬如從諸高峰墮時。

未至地前空墜之際，不應歡樂。此亦如四百頌釋引經說云，「人中勇識如初夜，安住世間胎胞中，彼從此後日月中，全無暫息趣死前。」破四倒論亦云，「如從險峰墮地壞，豈於此空受安樂，從生為死常奔馳，有情於中豈得樂。」此等是顯決定速死。

思於生時亦無閒暇修行妙法，決定死者，謂縱能至如前所說，爾許長邊，然亦不應執為有暇，謂無義中先已耗去眾多壽量，於所餘存，亦由睡眠分半度遷，又因散亂徒銷非一少壯遷謝至衰老時，身心力退，雖欲行法，然亦無有勤修之力，故能修法時實為少許。入胎經云，「此中半數為睡覆蓋，十年頑稚，念年衰老，愁嘆苦憂及諸恚惱亦能斷滅，從身所生多百疾病，其類非一亦能斷滅。」破四倒論亦云，「此諸人壽極久僅百歲，此復初頑後老徒銷耗，睡病等摧令無可修時，住樂人中眾生壽餘幾。」伽喀巴亦云，「六十年中，除去身腹睡眠疾病，餘能修法，尚無五載。」

如是現法一切圓滿，於臨死時唯成念境，如醒覺後，念一夢中所受安樂，若死怨敵定當到來，無能遮止，何故愛著現法欺誑，如是思已，多起誓願，決斷必須修行正法，如本生論所說而思，「嗟呼世間惑匪堅不可喜，此姑姆達會亦當成念境，眾生住於如是性，眾生無

畏極希有。死主自斷一切道。全無怖懼歡樂行。現有老病死作害。大勢怨敵無能遮。定赴他世苦惱處。誰有心知思愛此。」迦尼迦書中亦云。「無悲愍死主。無義殺士夫。現前來殺害。智誰放逸行。故此極勇暴。猛箭無錯謬。乃至未射放。當勤修自利。」

第二思惟死無定期者。謂今日已後。百年以前。其死已定。然此中間。何日而來。亦無定期。即如今日。謂死不死。俱不決定。然心應執死亡方面。須發今日定死之心。以念今日決定不死。或多分不死。其心則執不死方面。便專籌備久住現法。不能籌備後世之事。於此中間。為死所執。須帶憂悔而沒亡故。若日月中籌備死事。則多成辦他世義利。縱不即死。造作此事。亦為善哉。若即死者。則此尤其是所必須。譬如自有能作猛利損害大敵。從此時期至彼時期。知其必至。然未了知何日到來。須日月中作其防慎。

若日月中能起是念。今日必死。下至能念多分是死。則能修作所當趣赴後世義利。不更籌備住現世間。若未生起如此意樂。於現世間見能久住。便籌備此。而不修作後世義利。譬如若念久住一處。則計設備住彼所須。若念不住當他往者。則當備作所趣之事。故日月中。定須發起必死之心。

此中分三。思贍部洲壽無定者。總之俱盧壽量決定。諸餘處者。各各於自能住壽量雖無決定。然亦多數能得定限。贍部洲壽極無定準。劫初壽數。經無量年。今後須以滿十歲為壽長際。即於現在老幼中年。於何時死。皆無定故。如是亦如俱舍論云。「此中壽無定。未十初無量。」集法句云。「上日見多人。下日有不見。下日多見者。上日有不見。」又云。「若眾多男女。強壯亦歿亡。何能保此人。尚幼能定活。一類胎中死。如有產地。又有始能爬。亦能行走。有老有幼稚。亦有中年人。漸次當趣沒。猶如墮熟果。」應當作意所見所聞。若諸尊重或友伴等。壽未究竟。忽由內外死緣。未滿心願而死。念我亦定是如是法。應數思惟。應令發生必死之心。

思惟死緣極多。活緣少者。謂於此命有多違害。謂諸有心及諸無心。若諸魔屬。人非人等眾多違害及旁生類損此身命。亦有多種。彼等如何違害之理。如是內中所有諸病。及外大種違損之理。皆應詳思。復次自身由四大種成。彼等亦復互相違害。諸大種界若平等。有所增減能發諸病。而奪命根。此諸違害。是與自體俱生而有。故於身命無可安保。如是亦如大涅槃經云。「言死想者。謂此命根。恆有眾多怨敵圍繞。剎那剎那漸令衰退。全無一事

能使增長。」寶鬘論亦云。「安住死緣中。如燈處風內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若其壽命多損害。較風激泡尤無常。出息入息能從睡。有暇醒覺最希奇。」四百論亦云。「無能諸大種。生起說名身。於諸違云樂。一切非應理。」現是五濁極濃厚時。修集能感長壽久住大勢妙業。極其稀寡。飲食等藥。勢力微劣。故皆少有能治病力。諸所受用安然消後。能長身中諸大種分。勢用虧減。故難消化。縱能消已。亦無大益。資糧寡集。惡行尤重。念誦等事。勢力微劣。故延壽等。極屬難事。又諸活緣。亦無不能為死緣者。為不死故。求諸飲食房舍伴等。此復由其受用飲食。太多太少及不相宜。房舍倒塌。親友欺侮。是等門中而成死緣。故實不見有諸活緣。非死緣者。

復次存活即是趣向於死沒故。活緣雖多。然無可憑。寶鬘論云。「死緣極眾多。活緣唯少許。此等亦成死。故當常修法。」

思惟其身極微弱。故死無定期者。身如水沫。至極微劣。無須大損。即如名曰芒刺所傷。且能壞命。故由一切死緣違害。是極易事。親友書云。「七日燃燒諸有身。大地須彌及大海。尚無灰塵得餘留。況諸至極微弱人。」如是思後。不見死主何時決定壞其身命。莫謂有暇。

應多立誓。決從現在而修正法。如迦尼迦書云。「死主悉無親。忽爾而降臨。莫想明後行。應速修正法。此明後作此。是說非賢人。汝當何日無。其明日定有。」瑜伽自在吉祥勝逝友慶喜亦云。「國主所借身。無病衰樂住。爾時取堅實。病死衰無畏。病老衰等時。雖念有何益。」三根本中極重要者。厥由思惟死無定期。能變其心。故應勵修。

第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。餘皆無益之三者。如是若見須往他世。爾時親友極大憐愛而相圍繞。然無一人是可隨去。盡其所有悅意寶聚。然無塵許可得持往。俱生骨肉尚須棄捨。況諸餘法。是故現法一切圓滿。皆棄捨我。我亦決定棄捨彼等而赴他世。復應思惟。今日或死。又應思惟。爾時唯法是依是怙。是示究竟所有道理。迦尼迦書云。「能生諸異熟。先業棄汝已。與新業相係。死主引去時。當知除善惡。餘眾生皆返。無一隨汝去。故應修妙行。」吉祥勝逝友亦云。「天王任何富。死赴他世時。如敵劫於野。獨無子無妃。無衣無知友。無國無王位。雖有無量軍。無見無所聞。下至無一人。顧戀而隨往。總爾時尚無。名諱況餘事。」

如是思惟有暇義大而實難得。及雖難得。然極易壞。念其死亡。若不勤修後世以往畢竟安樂。僅於命存引樂除苦者。則諸旁生有大勢力。尤過於人。故須超勝彼等之行。若不爾

者。雖得善趣。仍同未得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畜亦不難辦。為是小利故。業逼者壞此。難得妙暇滿。」以是此心縱覺難生。然是道基。故應勵力。博朵瓦云。「除我光榮者。即是修習無常。由已了知。定當除去親屬資具等。現世一切光榮。獨自無伴而往他世。除法而外皆無所為。不住現法始得生起。乃至心中未能生此。是乃遮阻一切法道。」鐸巴亦云。「若能兼修積集資糧。淨治罪障。啟禱本尊及諸尊長。並發刻勤殷重思惟。雖覺百年亦不能生。然諸無常不安住故。略覺艱難即得生起。」於迦瑪巴請求另易所緣境時。重述前法。請其後者。則云後者全未能至。

如是自心若能堪任。應如前說而正修習。若不堪者。則隨其所稱。取三根本九種因相。觀現法中所有諸事。猶如臨殺飾以莊嚴。應當乃至意未厭離。數數修習。若經論中何處有說。親近知識暇滿無常諸法品類。皆應了知。是彼彼時所有行持。取而修習。乃能速得諸佛密意。餘處亦當如是了知。

第二思惟後世當生何趣。二趣苦樂者。如是決定速死沒故。於現法中無暇久居。然死而後亦非斷無。仍須受生。此復唯除二趣之外無餘生處。謂生善趣或是惡趣。於彼中生。非